



● 黑道奇书

黑吃黑

● 文寸心/著

● 喋血山城



第一章 兵进山城

—

公元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，四川督军陈宦宣布独立，袁世凯又急又气，暴毙在他的“龙床”上。北洋军分裂为直、皖、奉三系，控制着中央政权，彼此明争暗斗，磨刀霍霍。由黎元洪升任大总统，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。

六月下旬，北京政府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，蔡锷带滇军入川。

刘显世被任命为贵州督军，戴戡为贵州省长。刘显世下令改组黔军为一师、一混成旅、一独立团，任命王文华为师长，熊其勋为混成旅长，张云汉为独立团长。黔军一下扩大了一倍。

戴戡护国前，曾在贵州巡按使任上遭刘显世排挤，对贵州省长不感兴趣，只想在四川站稳脚跟。

通过蔡锷，他被改任为川东巡阅使，四川军务会办，与护国第一军总参谋长罗佩金成为蔡锷的左右手。

熊其勋升任混成旅长后，部队扩编为四个团、一个炮兵营、一个警卫营和警卫独立连。

周西成营被编为第二团二营。

周营经数月整顿，兵员和武器得到补充，全营编为五个连。毛光翔为第一连长、王家烈为第二连长、江国璠为第三连长、蒋在珍为第四连长、余虎为特务连长，兵力达八百余人。

周西成营为熊其勋混成旅中战斗力最强的主力营之一。

七月十七日，熊其勋奉命护卫戴戡入川驻重庆，全旅数千官兵离黔。二十六日全部入川，先后到达重庆。

此时的重庆，前任川督陈宦尚在江北待船撤退，北洋军阀曹锟的第三师分驻渝城附近，川军周骏的第一师刘虎臣团也在城中。真正是：藏龙卧虎，彼此虎视眈眈。

周西成率队最先入城，驻防朝天门。

很快，这群綦南战场上的护国英雄，黑豹山的那群棒老二，被花花世界弄得昏昏然，被“袁大脑壳”弄得差点掉了脑壳。

二

一轮红日，乾坤如火，炎夏的重庆，犹如蒸笼，热风一阵紧似一阵。

这天晚上，被数月战火弄得一日三惊的重庆城，迎来了暂时的平静，士绅百姓看到了一线希望。

周西成奉熊其勋之命，带着卫士排前往旅部。

自熊其勋升任黔军混成旅长后，与戴戡产生了矛盾。按说，护国一役，綦南战场首推熊部战功显赫，戴戡出任川东

巡阅使后，经蔡锷保举，又出任四川省军务会办，重庆镇守使一职，论情论理，非熊莫属。偏偏戴戡害怕熊其勋尾大不掉，自己想抓兵权。除限制熊其勋的发展外，用川东巡阅使和四川军务会办的名义，收编当地护国军民，凡遇异己，概视为匪，横加挾伐，勒缴枪械。所到之地，擅委官吏，擅提盐款，擅加粮赋，擅编警团，想极快组建自己的武装，在四川有更大的发展。

熊其勋一忍再忍，敢怒而不敢言。

最让他哥子痛得发麻的是：前川督陈宦为了自身的安全，在江北临时住宅宴请戴戡和熊其勋时，席间陈宦愿拨快枪三千支，大炮四门，给黔军让其扩编为师，壮其声威，以资镇慑。偏偏戴戡声言：不日将往湖南查案，何人统制？陈宦自知戴心意是不让熊其勋升任师长。当时气得“老抓”（川黔一带旧时称姓熊的为“老抓”）口不能言，差点离席而去。

陈宦答应给黔军的三千支枪械和四门大炮，熊其勋自然得不到了。

然而明处得不到的东西并不等于暗中得不到。

当天深夜，熊其勋亲自到周西成营部，将事情的原委告诉周西成后，命他派人渡江，到江北监视陈宦。

周西成叫来余虎，如此这般吩咐了一番。

余虎带着特务连，匆匆渡过嘉陵江，来到陈宦的住地，声称奉旅部命令，保护“督军大人”，这群恶煞霎时将住宅围了个水泄不通。

陈宦自然知道熊其勋的意思。

他既怕得罪戴戡，又怕熊其勋翻脸，特别是当他知道包

围自己住宅的黔军，原是黑豹山的棒老二时，更怕这群土匪随时都有可能不认黄。

他寝食不安，如芒在背，再也坐不住了，亲书一函，向熊其勋申明原委，送熊七百杆枪，大洋三万元，请熊其勋让路。

东西到手自然解开死扣，熊其勋同意放行，并承担保护其离渝之责。

两天前，日轮“宜阳丸”到达重庆，陈宦把离渝日期通知了熊其勋，熊其勋通知周西成来旅部。

当周西成来到旅部后，熊其勋把他迎进书房，望着周西成道：

“继斌，陈宦明日坐‘宜阳丸’离渝。”

“他答应的枪械呢？”

“给三千支他有难处，送来了七百支。”

“旅座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放他离川，明晨由你送他上船。”

“好吧。”

“这七百支快枪拨一百支给你营。另外……”熊其勋喊了一声，“来人！”

一个卫士提着一口皮箱走了过来。

熊其勋打开箱子，指着里面的大洋说：

“这是三千光洋，给你的。”

“谢谢旅座。”周西成站了起来。

阿彪锁好皮箱，提在手中。

“继斌，”熊其勋叫住欲走的周西成，“川军刘虎臣团在化

龙桥，陈尔安（陈宦的号）的安全，决不能出丝毫差错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‘宜阳丸’开船的时间是清晨五点三十分。”

“放心吧，旅座。”

凌晨三点，重庆城仍然夜色沉沉，周西成带着卫士排，前往江北，护送陈宦。

川军刘虎臣团，一直在打陈宦的主意，只因兵力单薄，忌惮周营，不敢妄动。

但谁也不能担保绝对不动。

周西成不敢大意，下令毛光翔连布防嘉陵江沿岸，王家烈连封锁李子坝，蒋在珍连加强朝天门的警戒。

周西成过了嘉陵江，来到江北陈宦的住地，余虎迎了上来。

“有情况么？”周西成问余虎。

“一切正常。”余虎把周西成带进大院。

陈宦的眷属和仆人，已经收拾完毕，等候启程。

“报告督军大人，”周西成恭敬地说，“继斌奉命护送大人上船。”

陈宦垂头丧气，点了点头。

仆人把他扶进软轿，一行离开大院。

过了江，陈宦的眷属和随行人员，挑着行李，二十余人悄悄然走在石板路上，向朝天门码头快步而行。

陈宦面色苍白，目光凄惨，坐在轿中，默然无声。

曾几何时，他奉袁世凯之命，带兵入川，经重庆到成都，当督军包船到达朝天门码头时，渝洲百姓，官宦士绅，军警

卫士，人山人海，鼓乐喧天。鞭炮声从河边一直响到三千三百九十七级石梯的朝天门，又从朝天门响到上清寺临时行辕。

那情景，好不热闹。

那一刻，好不威风。

可如今孤单单的二十几个随从，如丧家之犬，惶惶恐恐匆匆离去。

历史对他最大的嘲弄是，护送他离渝的竟是他几月前的敌人，此刻的敌人却是几日前的部属，刘存厚的川军。

他突然想起不久前，蔡锷离川到日本治病，路经重庆话别时，蔡锷拉着他的手慨然地说：

“二哥（蔡与陈宦有兄弟之谊），你哪个不失败哟，象刘存厚这样的人，你叫他当师长，在沪纳战役中，命他打仗，他就东推西推，说他部队人少枪少，要领钱领枪弹时，他的人数就多了。再则川军每战必溃，遇财便抢，朝三暮四，毫无信义可言……”

川军啊川军！想到此，陈宦摇了摇头。

如果他知道刘虎臣曾想派兵一营，偷袭江北，因周营防范甚严而作罢的话，他更要摇头。

周西成站在岸边，目送袁世凯生前最信任的将军，不可一世的督军大人，如今却孤零零，凄切切，带着随从上了日轮。

一声汽笛长鸣，“宜阳丸”离了江岸，掉头东下，很快消失在晨雾之中。

随着翻滚的江浪，陈宦在川的一切，倾刻间成为过去。

对周西成而言，陈宦的过去却成为他的未来。

他此刻感触颇深，从陈宦的失败中悟出了他日后成功的“真谛”，他明白陈宦吃亏在军权上，尽管身任显职，手中不能直接控制兵权，到手的东西最终仍将失去。

在以后的岁月里，周西成至死都牢牢地控制着军队，当他登上省主席和军长的宝座后，连手下最亲信的将领，他也放心不下，部队以营为单位，由他亲自调动。

直到他与李小炎决战坝陵桥，受伤落水打邦河时，才知道这一措施是他兵败的根本原因。

但那时，悔之晚矣。

第二章 黑豹山的棒老二

朝天门码头南控长江，北扼嘉陵江，是重庆水路之咽喉。防守咽喉之重责，熊其勋交给了周西成营。

余虎的特务连，负责江边巡逻。

这天晚上，江天一色，皎皎孤月，夜空寒星点点，两岸灯火万千。

黄昏时下了场暴雨，苦于酷暑的人们，得到阵阵凉风。

特务连的大马熊、魏猫儿和宋马刀，带着一队弟兄，在嘉陵江边巡逻。

无数盐船、货船，大大小小，密密麻麻，停靠在沿江两岸，船舱内漏出丝丝灯光。

他们从朝天门沿江而上，走到李子坝时，二更早过，大马熊叫弟兄们歇息片刻。士兵们散在江边，有的躺在石上，有的拿出烧酒，席地而坐，围了圈。

这时，从黑夜沉沉的上游，下来了一只大木船。

宋马刀眼尖，指着木船大声地说：

“熊哥，你看……”

“集合。”大马熊放下酒瓶。

“停船靠岸！”一排黔军站在江岸，齐声高呼。

那船仿佛未曾听见，继续顺流而下。

“开枪，”大马熊一声令下。

“砰！砰！砰！”霎时枪声震响。

木船知道硬闯不过，急忙转舵。

船一靠岸，船老大走出船舱，话未出口，“啪！啪！”两记耳光，甩在他的脸上。

“入你妈！”大马熊厉声喝道，“为何不听命弯船接受检查？”

“我的耳朵有点聋。”

“啪！啪！”又是两记耳光，“聋不聋？”

“不聋。”船老大怕再挨耳光，急忙地说。

“长官息怒。”一个身躯微胖，宽眉大眼，头戴博士帽，身穿白绸短衫的中年人，满脸堆笑，从船舱中迎了出来。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大马熊问道。

“敝人姓金，名洪亮，是船上的管事。”金洪亮急忙拱手敬烟。

“运的什么货？”

“棉纱，重庆棉纱二厂运往汉口的粗纱。”

“手续？”

“长官放心，各样手续齐备，请长官舱内验看。”

大马熊、魏猫儿和宋马刀，随同金管事进了船舱。

舱内摆了一张方桌，几把竹椅，桌上堆满了香烟水果。

“长官请坐。”金管事客气地说。他提出一个黑皮包，从

里面取出重庆卫戍司令部的公文，稽查处放行证，棉纱二厂的货运单，一并交给大马熊。

个字不识的大马熊，只识得公文上的红圈圈，他把公文递给魏猫儿，说：

“仔细看看。”

手续上的字魏猫儿也认不完，抖起架子看了一会，把公文还给金管事。

金管事放好公文，取出几封银元，笑着说道：“弟兄们巡夜辛苦，这是一点小意思。”

“走吧。”大马熊接过银元。

“慢！”宋马刀眯起双眼，木船夜行引起他的怀疑，特别是船上的船工，一个个闪着一双冰冷的眼睛，更让他感到有点不对劲。他望着金管事冷声地说：

“我还要检查货物。”

“这……”金管事迟疑瞬间，随手提过一口皮箱，打开箱盖。

一箱“袁大脑壳”，白晃晃的闪着银光。

“长官放心，装的确是棉纱，”金管事小声地说，“几天前装货误了点时间，交货期紧，望长官行个方便。”

“棉纱也要检查。”宋马刀盯着金管事。

“嫌少么？”金管事掏出十根条子，甩在桌上。

魏猫儿把大马熊和宋马刀拉到一边，对宋马刀低声地说：

“兄弟，听哥子一句劝，睁只眼，闭只眼，算啦，何必如此认真。”

“怎么？”宋马刀一声冷笑，“黄灿灿，白晃晃，就把你哥

子的眼睛照花了么？”

“俗话说：人无横财不富，马无夜草不肥。”

“什么话？”

“真心话。”

“我敢肯定这棉纱有问题。”

“十根条子和那箱袁大脑壳决无问题。”

“难怪别人骂我们是贼性难改。”

“你老弟何必如此固执。”

“他妈的，”大马熊望着宋马刀和魏猫儿道，“争什么，全是他妈的两个笨蛋。要钱，拿走；货物，检查，不就完了么。”

“长官……”金管事慌了神。

“慌什么。”大马熊得意地说，“十根金条我收下，一箱袁大头我也收下。”

“那棉纱……”

“仍然要查。”

“你们不能坏了江湖上的规矩。”金管事气愤地说。

“老子是粗人，不懂什么规矩不规矩。”

“请问贵军是哪部份的。”

“黔军第一混成旅。”

“莫非是周西成的部队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，你们是黑豹山的人。”

“算你有眼有珠。”

“绿林中的规矩你总该知道？”

“说这样的混帐话算你有眼无珠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老子是棒老二。”大马熊向外喊了一声，“来人！”
一群黔军蜂拥而进。

大马熊吩咐道：“给我仔细搜查。”

“慢！”金管事把手一伸，看着大马熊，“真的要查么？”

“未必假查不成。”

“那好，”金管事从一口红皮箱中取出一个大封套，甩在大马熊面前，“实不相瞒，兄弟这批货是有来头的。”

“你老兄究竟是什么人？”

“川军第二师刘存厚师长的随从副官。”

“不叫金洪亮？”

“那是兄弟的号，大名金汉云。”

“这批货真的是刘师长的么？”

“一点不假。大家同是驻川部队，抬头不见低头见。俗话说：水不转路相逢，彼此还是免伤和气为好。”

魏猫儿打开封套，里面是一张盖有川军第二师关防的公文。

“怎么办？”大马熊问魏猫儿。

“放行算了。”魏猫儿看着宋马刀。

“不行，”宋马刀硬声地说。他逼近金副官，“撞你妈的鬼，抬出刘存厚那龟儿就把老子吓住了么？熊哥，这棉纱肯定有问题。”

“查！”大马熊来了劲儿，粗声喝道。

“来人！”金副官吼了一声。

船上的船工眨眼间拔枪在手，张开机头。

“咔嚓”一阵声响，黔军同时推弹上膛。

“啊哈！”大马熊高声喝道，“要动武么？”

“入你妈，”宋马刀倏地抽刀在手，劈胸抓着金副官，那把一尺二寸长的小马刀，寒气森森，冷气逼人，锋利的刀尖戳在金副官的肚子上，“想让老子给你开膛？”

“把枪放下。”金副官一下软了下来，急声向部下喊道。

假扮船工的川军，眨眼间被缴了械。

当第一捆棉纱打开时，滚出一砣东西。

解开包装，原来是鸦片。

一连打开几捆，捆捆装着上等云土。

大马熊赏了金副官一记耳光，黔军瞬间将他绑个结实。

这三个黑豹山的棒老二，各有所长，各有所短。大马熊莽撞，粗中有细；魏猫儿贪财，鬼点子多；宋马刀耿直，急中有错。

魏猫儿知道事态严重，叮嘱手下的弟兄，不许走漏半点风声，将船和人悄悄押到朝天门码头。

偏偏余虎不在连部。

二

余虎此时，正从营部返回。

刚才被周西成骂了一顿，窝了一肚子火。

为何？事情还须从三天前说起。

黔军兵进重庆后，特别是余虎的特务连，很快被重庆的花花世界、灯红酒绿照花了双眼。

他们感到最需要的是钱，最烦人的是没钱。

嫖妓女，要钱；买东西，要钱；吃香的，喝辣的，同样要钱。偏偏他们还没有学会怎样弄钱！

“袁大脑壳”成了他们最喜欢的东西。

那天，余虎独自一人在七星岗闲逛，大街上，一辆辆马车、黄包车川流不息；太太小姐、露水“野鸡”花枝招展，挺胸露腿好不撩人；酒馆餐厅生意兴隆，有钱人进进出出，沿街小贩叫卖不绝，各种小吃香味扑鼻。

余虎囊中如洗，发的军饷早就用光，干得起火。

俗话说：钱是人的胆，没钱心发慌。

这个黑豹山的十三太保，綦南战场的护国英雄，一路走一路摇头，心里真他妈不是味儿。

“这不是余虎兄弟么？”突然一个熟人的声音传进耳朵。

余虎回头一看，右侧临街一间牛肉店，急匆匆出来一人。

“孙兄。”余虎怔了片刻，又惊又喜。

来人是陈调元的军需官，后投护国军的孙贵成。

“想不到你哥子还在人世，”余虎惊叹地说，“大家只说你哥子在三眼桥先走了一步。”

“算你哥子命大，死中逃生。”孙贵成拱了拱手。

“你哥子为何来重庆？”

“一言难尽。”

“营长知道你还活着，一定高兴，这样的好手他正需要。”

“壮士不提当年勇，走，喝一杯。”

“这……”余虎闪出一丝苦笑。

“那是哥子开的牛肉店，”孙贵成指着铺子说，“你老弟尽

管放心。”

“你哥子真的不想干老本行了么？”

“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”

“杀牛马能成佛？”

“实不相瞒，哥子已经安家了。”

“呵……”余虎笑了起来，“尊夫人是谁？”

“你认识。”

“哪个？”

“陈调元的四姨太。”

“开什么玩笑？”

“哥子说的是正经话。”

余虎半信半疑，同孙贵成走进牛肉店。

店铺不大不小，里面十分热闹，八张方桌，坐满客人，墙上贴着几幅字画，雅而不俗，蒸的、炒的、炖的、卤的各样牛肉，散出扑鼻清香。一个案师和两个伙计，忙得不可开交。

柜台上坐着一个妇人，酥胸高耸，红光满面，孙贵成介绍道：“兄弟，这就是你的嫂子。”

余虎定眼一看，美乎灯下照着的这个水灵灵的妇人，确实是陈调元的四姨太。

“嫂子好。”余虎急忙施礼。

“兄弟不要客气，”四姨太站了起来，客气地说，“你们楼上请，我一会上来。”

余虎和孙贵成上了小楼，四姨太很快端来酒菜。

两个闯油罗坪死里逃生的患难朋友，开怀畅饮。稍后，孙贵成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余虎。

三眼桥激战时，当陈调元的弹药库被避水金刚炸了后，紧接着三眼桥失守。陈调元顾不得四姨太，带着溃兵逃向油罗坪。

四姨太被枪声、炮声吓得魂飞魄散，慌乱中穿了条裤子，拿了几件首饰，披了件衣服，逃了出来。

到处是喊杀声，遍地死尸，四姨太胆颤心惊，抖成一团，高一脚，矮一脚，突然摔在一条土沟里，昏了过去。

等四姨太醒来时，发觉沟里有人，自己掉在别人的身上。用手一摸，满手鲜血，尖叫一声，又昏了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那人反而坐了起来，把四姨太抱在怀里。

星光下，那人认出四姨太，轻声呼唤。

“你是谁？”四姨太苏醒后，惊恐地问。

“别怕，我是孙贵成。”

“真的是孙军需官？”四姨太松了口气。

原来孙贵成随鲍三姑偷渡骑龙渡口后，从七坎坡进攻三眼桥。

混战中，孙贵成胸部受伤，跌落在土沟里。

这时，四姨太镇定下来，急忙替孙贵成裹好伤口。

三眼桥仍然一片混乱，到处是火光，杀声、枪声响成一片，弄不清谁胜谁负。

孙贵成害怕遭到意外，在四姨太的帮助下，双双爬上土沟，乘黑夜逃离三眼桥。

一连几天，油罗坪、三眼桥、玉皇寺炮声不绝，硝烟弥漫。孙贵成和四姨太穿密林，走小道，昼夜兼程，远离战场。

二人好不容易逃到綦江，住进一家小店。